

在曹禺先生家裡

何冀平

紀念《天下第一樓》三十年的演出正在進行，我不禁想起北京人藝老院長曹禺先生。三十年前，他是北京人藝的院長，因為身體不好，長年住在醫院。但是但凡劇院要上演新戲，必須把劇本送給他審閱，《天下第一樓》也照舊。

這一天，劇院通知我和夏淳、顧威兩位導演，曹禺請我們到家裡去。曹禺住在「前三門」，現在，那些簡陋的建築已經拆掉，但在八十年代，那裡是北京的高尚住宅區。曹禺從醫院裡出來，專門在家裡等我們。一進門，曹禺就看着我說：「怎麼是個女的？」我的戲寫的是男人世界，只有一個女主角，老院長一直以為這一位編劇是一位男士。

房子不大，家中陳設簡單，那種套着灰色椅套的沙發，我很熟悉，是國務院機關管理局配備的傢具，只有一張不大的硬木書桌，像是以前的老傢具，在這張不起眼的小桌子上，曹禺寫下不朽之作。

曹禺坐在一張半舊的藤椅上，面對着我，手裡拿着我的《天下第一樓》劇本。面對中國戲劇界編劇頂級泰斗，我心裡一個勁打鼓。只見他一會把眼鏡推到額上，一會又放下來，開始侃侃而談。這架式說明他喜歡這個劇本，否則不會這麼有興致。

「最後這幅對聯用的真好，上聯是康熙的，下聯好像是……」我說：「是紀曉嵐的。我稍微動了一下。」曹禺點點頭，興味盎然。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危樓」這個

危字有兩個意思，一是形容這座樓之高，一是說這樓已經危險，完全切合這戲的主題。

曹老不知道，為了這部戲的結尾，我苦思冥想整整找了一年。偶然中看到一本楹聯大全，我隨手翻看，一眼看見這幅對聯：

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只三間老屋，半宜明月半宜風。

一時間，我如雷貫頂，一通百通。我最欣賞的是這個橫批，曹禺接着說：「沒有不散的宴席！」這是這部戲最寶貴的一句話，畫龍點睛之筆，漂亮地把戲結住。

曹禺難掩心中喜悅，為《天下第一樓》提了劇名，並寫下散文長詩：

你是淚水流下的水晶……卻又像夏晨的露珠，飽含無限的光明，水晶中神仙給你刻出，一朵玫瑰，紅得像火，那是你的柔情、溫厚、善良，一雙魅人的眼睛。又是一支青玉的筆，畫出多少人物……畫不盡的人性……

(待續)



曹禺坐在一張半舊的藤椅上，面對着筆者，手裡還拿着筆者的《天下第一樓》劇本。

隨想 興國

朝夕翹翹

題目來自一本天地圖書出版的書名：《朝夕翹翹——關朝翹醫生的藝術人生》。在書的扉頁上，關翹醫生寫下這樣四句話：「老漢今年九十八/半驚不啞眼不瞎/朝九晚五忙醫病/身旁巧妻自管家」。

今年九十八歲的關翹醫生，還能朝九晚五的在醫務所翹翹，真是讓人驚喜和敬佩。當然正如他在扉頁上的話，因為有巧妻在照顧他的起居。其實，關翹醫生朝夕翹翹的，又豈止是看病而已。書裡刊出的，還有他畫的油畫、木刻和素描速寫，還有不少他的篆刻，更有十篇非詩之詩。

關翹醫生朝夕翹翹的，除了書中所附的藝術品之外，他更不忘在醫療新知上的吸收，在他七十歲時，我還看過他在報刊的專欄上，介紹外國的醫學新知，比如世界醫學權威的《刺針》醫學期刊，更是他的必讀刊物。吸收了新知之後，他更會購買最新的

醫療設備到診所。我最記得的一件事，就是內人的胃痛，在美國看了很多醫生都治不好，後來關翹醫生用最新的儀器測試，就說出了胃痛病痛的成因，只服了一次藥便藥到病除了。毫無疑問，這就是關翹醫生朝夕翹翹在醫學新知的結果。

能夠朝夕在自己心愛的領域裡翹翹，是多麼令人愉悅的事。不過相信不少人朝夕翹翹的，只是限於自己不得不應付的工作，反正那是天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未能在翹翹中找到樂趣，更不會主動去追求和工作相關的新知，所以就算是朝夕翹翹，和關翹醫生朝夕翹翹的意義大不相同。更有些人朝夕追求的樂趣，是在例行的工作完成後，到酒吧裡來個快樂時光，然後回家慶劇，就這樣日復一日的過着例行的日子。

畫畫、篆刻、閱讀最新的知識期刊，能這樣過着藝術人生的人，多麼美好。

古今 范舉

川藏鐵路面對兩大考卷

最近中央舉行會議，專門討論四川入藏鐵路建設規劃問題。這說明了這是中國鐵路事業的重大工程，涉及到許多技術和科技的問題。

美國人曾經說，四川入西藏的鐵路，將來火車一定走不動。最大的原因是這裡是西藏高原，空氣稀薄，氣壓也很低，溫度也經常在零度以下，平地的火車，到了這個寒冷的高原，根本就跑不動了。

另外一個原因是，這裡是印度大陸板塊和亞洲大陸板塊猛烈互相碰撞的地區，地震頻密，斷層很多，地質情況非常脆弱，經常出現山體崩裂和泥石流，到處都是崇山和懸崖峭壁，也有很多深達兩三千公尺的峽谷，經常發生山崩，堵塞了峽谷的河流，變成了高山堰塞湖，一旦高山堰塞湖崩塌，五六十米的洪水突然向下游沖去，把村莊和許多橋樑夷為平地。如果鐵路在西藏東南部興建，整列火車都會被泥石流或者洪水沖毀。

作為回應，中國一定要自己發明在空氣稀薄和攝氏零度以下運作的火車頭的材料，強度要很高，在低溫下也有良好的導電性能。這就是高原低溫火車，即使是法國和日本，也沒有生產過這種高原低溫火車。

再剩下來的問題，就是要解決入藏鐵路如何衝破三四層的地震帶的問題。第一，火車行駛過程中，一發生地震，就能立即自動停車。第二，所有的隧道和橋樑佔了鐵路里程的百分之八十，都要有高強的防震能力，鐵路的取線，要能夠避開因為地震而出現的山體的崩塌。所以，修建鐵路首先要搜集西藏東南部地橫斷山脈的地震的資料，研究其發生地震的規律。在施作的時間裡，創造一些新的建築方法和建築技術，可以防止八級

地震或者山體崩潰的衝擊。鐵路當局已經大量搜查和收集了鐵路所過之處的地震的可能性，研究最佳走線的設計，換句話說，工程提出了兩個深奧的考題。現在看來，兩個考卷都合格了，入藏鐵路的高速火車引擎技術已經解決了。防止地震災難的專題研究，已經找到了地震的規律，可以設計一條安全的鐵路走線。

如此一來，將來鐵路走線，一定會避開有斷層的地帶，以策安全。鐵路走線在兩站之間，就不能拉取一條直線，有時候還要繞一個彎，避開這個地震斷層的山體。這條鐵路，經過橫斷山脈的時候，在短短幾公里，路軌就要上升一千多公尺，鐵路軌的上升可能達到四十度角，這當然沒有火車頭可以有這麼大的牽引力。所以，鐵路軌入了隧道，不能直線前進，而是在山體裡面開鑿一個8字隧道山洞，減低上升的坡度。高原地區的空氣太稀薄，氧氣含量只有平地的一半，所以，火車頭的牽引力，一定要大大加強，並且採用當引擎發出巨大扭力時，就不允許出現引擎死火的技術。

康林鐵路（康定—林芝）、拉林鐵路（拉薩—林芝），2014年底成康段和拉林段兩項開工，其中成雅鐵路預計2018年建成，拉林鐵路秦珠嶺隧道於2018年1月17日正式貫通。川藏鐵路是繼青藏鐵路之後，第二條通往西藏地區的鐵路。康林鐵路（康定—林芝）是最難建造的一段，準備明年開工，七年後建成。

屆時，川藏鐵路將會是風景最明媚的路線，乘客可以看到冰山的雄壯景色，也可以看到金沙江、怒江和雅魯藏布江大峽谷的景色，雲海在下面，鐵路大橋在上面，氣勢磅礴相當宏偉。西藏的東南部，將會出現一系列新興的工業城市。

此山 鄧達智

歸來

歸來，二字寫來說來容易，行之頗難！

掙扎離開老本行頗不容易，九七之後曾離開香港旅居心儀的歐洲一段時間，以為報考學校，重拾過去沒機會唸的書本，做一個曾經職場奔馳沒機會接觸的心儀物事與興趣。

一個完全沒想過的偶然，向我招手歸來，不是香港，而是當年整個神州大地製衣業中心——廣州及緊接的各級省市，更是未被國際開發，內地市場機會俯拾皆是。帶著沒太大期望的心情，將時間分成三份，一份在海外，一份在內地，餘下的一份才是香港。從公元2000年到2015年，不短的十五年，發夢都沒想過那是我事業上幾乎無疆界，盡情發揮創意才能的歲月……直至2014年發現身體出狀況，診斷結果患上乙狀結腸癌。治療後又撞上勞動法實施，病後無甚精力理事，只好尋求解散，至2016年底，所有內地工作相關的人、事、物告一段落，回歸香港。同年年初已準備半退休，回到家鄉開設簡約鄉村路上小食堂。

原意於日間與顧客分享筆者從十多歲開始，在國外上課、工作、生活、旅遊數十年間，享受過、感動過的食物，例如印尼咖喱撈麵或撈飯、馬來喇沙、各式威尼斯三文治、味道與色彩皆繽紛的西班牙Tapas、克羅地亞黑松露炒滑蛋、紅豆冰咖啡……晚上則經營優廚家母，生前逢喜慶節日為一家人勞動準備幾天、落廚煮弄的菜式。雖云鄉土菜，然而發生在千年前自中原北方、移居南方一隅新界、落地生根的家族餐桌上，怎會是無端偶然發生的食事？好些菜式，基本不時不食老派地主我家祖父的要求，教曉他伶俐的媳婦、我母親，承傳下來的家族食事傳統。

一切從簡從心，以為日與夜的分配非常妥當，問詢旁人也得出正面回應，事實開業前半年非常火爆，尤其私房菜訂位需待超過三個月，可惜合夥人抱不同意見，幾經周折，弄出個四不像。近日思考多番，心痛之餘，邀請專家合作，將食堂重新調整，但願這次能將初衷徹底實行，也讓自己得空回歸到整個人生的初心：畫畫、設計、旅行。經歷轉變如許，終於肯定自己是個徹頭徹尾創意人，在基本上不愁穿吃、不愁鹹魚青菜簡樸生活的基礎上，不為市場、不為利益回報、不作沒必要投資的情況下，歸來設計園地，不單止工作，設計與畫畫才是生存至重要的動力源頭。

海上之夜

馬來西亞的森美蘭州，2012年8月，我曾經到過這裡的馬口，那是燕子極多的小鎮，每年下半年，燕群就會作季節性轉移，從北半球飛來，黃昏時刻，電線杆、看板、屋頂等等，凡是可以棲息的地方，都佈滿了燕子群。所以，當地人都盡量避免這個時段出門，免得中天上飛來飛去的燕子撒下的鳥糞的彈。好在我們是在白天，沒有燕群的威脅。

這次重到森美蘭，沒去馬口，去的是南部沿海的波德申海濱。這是馬來西亞著名的旅遊勝地，以擁有綿長優美的海岸線和令人眼花繚亂的海邊設備而聞名。

從檳城出發，旅遊大巴沿途顛簸，五個小時後到達，中途自然須找飯店午餐。那餐館一般，都說是中途站了，自然不能和檳城相比，想起檳城美食，令人垂涎。

波德申的「海上大紅花」酒店，是五星級大酒店。我住過一些酒店，對於五星級始終有個問號。當然大多數名副其實，但也有個別的，徒有其名。所以，進住時也就抱著且看如何的心情。這家果然異樣，感覺是建在海上的酒店，房子是一間接一間獨立室，為何會叫這個名字？我有點疑惑。看了大堂裡的航拍照片，才恍然大悟：那照片俯照下來，顯示從空中俯瞰，這些獨立屋一間間一排排，形成大紅花的圖案，而大紅花正是馬來西亞的國花。

我們入住獨立室，一進門，寬敞的兩張單人床，非常舒服。一應設備齊全，還提供免費各式汽水和零食，非常貼心。打開玻璃門，是洗手間和沖涼房，室外涼台上還有私人游泳池，有人去暢遊一番，竟給鄰居的朋友拍照，成為「猛男泳照」，給人善意嬉笑一番。好在穿着泳褲，否則，如果相信某人「可以裸泳」的戲言，那就不幸成為三級片的主角了！如今是網絡時代，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到處是陷阱，小心駛得萬年船。

黃昏時分，我們須出去晚餐。本來酒店方面有接送房客的服務安排，只須撥個內線電話給總台，他們自然會派酒店機動車接送，但客人眾多，有時須等些時候，我

發式 余宜發

與母親拍拖

其實這一次去紐約見家人，因為已經有兩年多沒有跟他們接觸，所以這個旅程感覺非常愉快，沒有什麼特別的行程安排，每天只是睡醒便想想去什麼地方逛一逛而已。因為姐姐差不多每天也要工作，只有晚上回來才可以見面，但我的母親沒有工作，所以一天我也跟她到處走走。

就好像有一天，自然睡醒之後，便從房間到樓下的廚房找母親，她原來已經在準備後幾天給我們吃的東西。可能因為自己居住在香港，母親覺得沒有機會好好地照顧自己的兒子，所以把最好的烹調給我吃，包括非常珍貴美味的鮑魚、花膠、燕窩等等，雖然這樣說好像不太好，就好像說自己幾巴閉，但實際的情況是，我的母親真的想給最好的給兒子吃，所以每天她也在廚房忙碌煮東西。亦因為她一早便起床，所以趁我睡醒的時候好好弄點東西。當我起床之後，我們便開車到附近商場看看。

那個早上，我們兩個人先到商場裡面一間華人餐廳吃早餐，這間餐廳除了一些中國菜之外，還有我們經常喜歡的點心，所以我們兩個人「撈枱腳」吃點心談談話，這麼的簡單已經很開心。記得以前家附近沒有吃點心的地方，最近的也要開車二十分鐘左右到「布祿倫」區才有酒樓，但現在已經很方便，開車不到十分鐘便可以享受這些美食，而且我覺得，在美國這些華人餐館的餸菜點心不比香港差。

吃過點心之後，我跟母親便逛商場，其實沒有什麼東西需要買，但就感覺像一對情侶似的，到處走走，看看東西，感覺非常輕鬆，就好像退休生活一樣，沒有預訂的行程，隨便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想吃什麼便吃什麼，我對這種生活其實真的很嚮往，當然現階段的自己需要繼續努力衝刺，為未來的生活好好鋪路。我也跟我母親說：「我們好像拍拖，甜蜜嗎？」說到甜蜜，我跟母親有一個習慣，別人可能會覺得很肉麻，但我跟我母親每天也會互相親對方的面部。還記得有一次到，我另一個家姐也到了美國的時候，她看見我母親，她使用取笑的眼光望着我們，覺得有點奇怪，我便跟她說：「其實現階段的自己，想做什麼便做什麼，掛念母親，愛惜母親，想起便親她一下。」

而我也有要求，當我親吻母親之後，也要她做回同一樣的事情，我們真的很愛惜對方。其實中國人一向比較內斂，這些行為可能沒有太多人會做，但我覺得，如果掛念對方，不要刻意埋藏這種表達自己的愛，把自己的想法做出來，不要在往後的日子來後悔。

百家廊

余潤

煌，有人提議，登上樓去。也好，反正左右無事。電梯把我們帶到上面的觀景台，先穿過一間酒吧，有樂隊在演奏流行歌曲，一位女歌手正在演唱。有好幾張沙發上坐着西方客，近處是一對情侶模樣的年輕男女，一面喝酒，一面唧唧私語，笑聲傳來，在夜空中盪漾，好像在傳送謎一般的秘密。來到露台，已有多人在拍照景色。當中有幾個人手持杯中的飲料，坐在高腳凳上閒聊。趁個空檔，我擠上前去，遙望這時的夜色燈火，天空高而遠，月亮和星星閃爍，更顯夜空的靜謐。俯望下面，是一條伸向我們住宿房間的海上通道，在夜空中燈火燦爛，令人遐想。遠處有一座比較矮的樓房，應該是會所。

本來是想回到酒吧去喝一杯，但室內人聲鼎沸，有人在抽煙，煙霧迷茫，不願意湊熱鬧而作罷。下樓，沿人行海堤漫步，海風拂來感覺舒適。不覺走到剛才俯瞰的那座會所前，回去睡覺？還是去呆一會？幾乎不約而同，大家登上會所。會所靜靜，幾乎無人，只有靠牆有一對情侶在談心，和適才的那座酒吧氣氛截然不同，如果說那酒吧是青春熱烈狂放的話，那麼這裡就是寧謐安詳了，連音樂也是輕柔的，似乎唯恐驚醒誰的夢幻似的。那唯一的馬來侍者眼神極度溫柔似女性，但我一直以為了是男孩。我們圍坐在偌大的沙發上，C打電話邀他的師姐們過來湊熱鬧。Y走過櫃檯，叫了一大瓶啤酒，與大家共用。夜深沉，那一對情侶不知何時已經溜走了，只剩下我們幾個人，互相調侃，直到了差不多打烊了，才拖着疲憊的步伐，沿着海堤，在海風吹送下，走回各自的房間去了。



大紅花酒店前，一面的海上傍晚。作者提供

演藝 小蝶

悼岳華哥

數年前，我認識了華哥岳華。他雖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電影明星和前輩，對待我這後輩卻彬彬有禮，平易近人。之後，他每年生日，我都以電郵送上祝福。

兩年前，華哥在收到我的生日祝福後，告訴我他身體有點不適，在台灣療養，希望自己早日康復，我們便後會有期。那時我已猜到他的健康應該出現不輕的問題。不久，他又告訴我他已返溫哥華了。今年，聽說他曾經回港，又在加拿大大演舞台劇；加上我的堂姐說經常在溫哥華的乒乓球場碰到他，雖然他消瘦不少，但身手仍然靈活，而且打球甚有勁度。所以，我還以為他已經完全康復。沒想到突然傳來噩耗，令我惆悵不已。

我記得華哥曾經告訴我一些他的事情，讓我在這兒寫下，以悼念一位謙謙君子的前輩。

華哥本名梁樂華，樂字是唸快樂的樂。可是，當他在上海音樂學院唸書時，人人都將其名字的「樂」字唸成音樂的樂。既然被人如此

叫喚，他日後便以岳華為藝名。一九六二年，他剛從上海來港，仍未踏足演藝界。一天，他看到同文劇社在報紙刊登招考國語演員的廣告。遴選後，他被選中飾演其中一個角色，與他一同來港的陳鴻烈弟弟陳浩飾演男主角。演出後由薛家燕向演員獻花。這便是華哥在香港的首個演出。該劇的劇務在邵氏工作，便介紹華哥投考南國實驗劇團第三期訓練班。

華哥在影圈工作多年後，麗的電視派出蕭若元、高亮、李兆熊和施南生拿着劇本大綱邀請他演出史詩劇《浮生六劫》，這就開展了他的忙碌的電視生涯。很多時候，他只能在拍畢通告回家梳洗時才有機會看出生不久的女兒一眼，他的妻子恬妮很想與他過一些正常的家庭生活，便建議移民溫哥華。當時他仍在盛年，不想退下火線，但還是在拍畢《義不容情》之後舉家移民。他記得移民首晚住在朋友新屋的地庫內，雖然是六月天，地庫竟然非常寒冷。小女兒不斷咳嗽，只得將妻子的皮裘給她取暖。那個晚上，電台節目《華僑之聲》剛

好播放《義》劇主題曲《一生何求》。華哥聽到最後兩句「沒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再加上女兒的咳嗽聲和外邊的雨聲，想到自己來了一個舉目無親的地方，一時感觸起來，不禁潸然淚下。

到了十一月，華哥仍然未找到工作。看着帶去的儲蓄一天比一天少，他開始擔心起來。雖然無錢常常將新劇劇情大綱給他，邀請他回港拍劇，但妻子不允。一次，他們一家被邀拍攝了一個名為《入鄉隨俗》(Being Canadian)的半小時錄影帶，教導新移民與本地人和諧共處。節目播出後，當地電視台、電台節目《華僑之聲》和《星島日報》都一同邀請他加盟。華哥一口氣接下三項工作，開始接觸外界，融入當地社會。到他再次返港拍劇時，他回想移民生活，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他可以陪伴女兒成長，那是金錢買不到的快樂。

我還以為日後仍有機會再多聽華哥的故事，沒想到他的故事已經完結。華哥，希望您另一個國度裡依然有音樂和戲劇相伴隨，您好走！